

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

髡 残

薛 锋 薛 翔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薛锋，笔名雪枫，1928年8月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60年筹建扬州国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顾问，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鉴定顾问，江苏省美学学会理事，扬州画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58年曾主编《扬州文艺》计七期。1980年与王学林编撰《简明美术辞典》。近年来参加国家计划《中国美术史》清代卷的编撰工作，并与周积寅先生共同担任《扬州八怪研究资料丛书》主编。专著还有与薛永年先生合写的《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人》等。



薛翔，笔名祁旻，1962年1月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执教。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陈列馆副馆长、讲师。幼承家教，从师桑榆、周积寅，并得林散之、亚明等指点。除精研美术史论外，亦长于绘画，尤擅篆刻。学术论文、译文数十篇，发表于《读书》、《艺苑》、《画廊》、《美术家》、《江苏画刊》，以及香港《中国文物世界》等刊物。曾参与合编《国宝大观》、《书法印章辞典》。译著有《康定斯基传》等。

《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序

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千载而下名家辈出，他们留下浩瀚的作品和画学理论，是中华文化极其珍贵的遗产，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术史论家们往往为了教学上的需要，编写出版了不少中国美术史、绘画史著作。但相对地说，关于画家的专题研究甚微。五十年代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了一批美术史论家撰写出版了一套六十余种“中国画家丛书”小册子。这虽是一种通俗读物，却颇受读者欢迎，可惜未能出齐就中止了。真正为一些美术史论家所重视，对画家作深入的专题研究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但时隔不久，遇上了“十年浩劫”，研究中断。八十年代以后，对中国画家特别是对近现代中国画家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李可染、陈之佛、钱松喦等人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收获。

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古代画家无疑是当今美术史论家的一项重要课题。感谢吉林美术出版社的错爱，委托我组织编写一套《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经商定选择了明清两朝最具代表性的十六位画家戴进、沈周、文征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陈洪绶、弘仁、髡残、龚贤、八大山

人、王石谷、恽寿平、石涛、郑板桥作为研究专题。当然，从研究明清绘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代的王履、王绂、夏昶、林良、吕纪、吴伟、仇英、曾鲸，清代的王时敏、萧云从、王鉴、王原祁、吴历、高其佩、袁江、金农、邹一桂等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出版条件限制，我们暂且只能割爱了。

我们之所以选择明清这十六位画家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中国绘画发展史的长河中，他们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最近，并都是蜚声海内外的名家、大师，他们的艺术承先启后，代表了明清绘画的最高水平，存世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最丰富，对近现代画家影响也最大。

明清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期间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缓慢发展。其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地影响着中国画的起伏消长及其承传变异。这些大师们绝大多数活动在全国经济中心江南的江苏、浙江一带，是这个时代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探索者和革新家。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继承关系、美学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但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刻苦勤奋，从先贤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在不平坦的艺术道路上，为开创各自的艺术新风、攀登时代的艺术高峰而奉献自己的一生。学者甚众，分别形成各种画派，其画家与画派之多，为中国画发展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套丛书的撰写，大致采取以下体例：（一）生平事迹：反映画家成长的全过程，揭示其完整的艺术生活道路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二）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作用：着重对画家的艺术思想、师承关系、技法特点、艺术风格以及业绩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充分的研究与评价；科学、客观

地评估画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同时指出其局限性。（三）彩色图片若干幅，黑白插图视文字需要而定。（四）附录：以艺术为主的年表；书画作品目录；画论、书论、文论辑要；题画录；诸家评论辑要；参考文献（画家著述目及他人著述目）。

参加本书撰写的各位先生，是一批颇有成就的老、中、青美术史论家、美学家，感谢他们的合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都很繁忙，能在一年之内挤出时间完成这一研究课题，是十分辛苦的。

我们的通稿原则，是在诸家商议的大框架确立之后，充分尊重每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创见、成果。文责自负。

编辑这套丛书，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限于水平，恐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批评。

周积寅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南京金川河畔苦乐斋

目 录

《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序	1
第一章 髡残所处的时代	1
第二章 髡残的生平及其思想	4
第一节 髡残的交游	15
髡残与熊开元	15
髡残与顾炎武	16
髡残与张怡	16
髡残与周亮工	17
髡残与钱谦益	18
髡残与龚贤、陈舒	19
髡残与钱澄之、方以智	19
髡残与姚若翼	20
第三章 髡残的绘画成就及其影响	21
第一节 绘画成就	21
一、诗文为骨与禅学铸魂	21
二、博采众长与登山穷源	24
三、粗服乱头与缅甸幽深	27
第二节 髡残绘画艺术与有关诸家之比较	29
一、与前辈诸家之比较	30
二、与同时代名家之比较	37

第三节 髡残代表作品鉴赏	45
山高水长图	45
苍翠凌天图	47
松岩楼阁图	49
层岩叠壑图	50
奇石图册	51
苍山结茅图	53
报恩寺图	54
六六峰图	55
游山叩宇图	57
山水图	58
云洞流泉图	59
溪桥策杖图	61
第四节 髡残论画辑要	62
第五节 画史上的四个称谓	65
一、“二溪”	65
二、“二石”	69
三、“三高僧”	71
四、“清初四画僧”	73
第六节 髡残绘画艺术对后世之影响	75
附录	80
一、诸家评述辑要	80
二、髡残传世作品通识汇编	86
三、髡残年谱	113
四、参考书目	129
《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跋	131

第一章 髡残所处的时代

世人赏髡残之画，慕髡残之人者颇多，但极少对髡残的身世、思想、艺术等作过系统之研究。亦或是因为资料匮乏之故。今吉林美术出版社与积寅兄合作，出版一套《明清中国画大师丛书》，将髡残列入研究之一，这是一件可赞可佩、功德无量的工作。它将弥补对“清初四画僧”研究中之不足。

髡残是处于明清更代的一个特殊时期，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关于他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现经多方资料互证，其生卒年之确定是可靠的。本书在“髡残的生平及其思想”中再详述。

髡残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明代衰败崩溃之时，国内阶级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和复杂。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时吴三桂又引清兵入关，多尔袞辅福临乘机定都北京，建立了清王朝顺治元年。接着，清兵南下，造成了历史大悲剧的《扬州十日记》以及《嘉定屠城记略》等。兵祸所至，其杀戮之惨，令人神惊魂悸。然而，汉族人民和明朝旧政权的抗清斗争，仍在起伏此起彼伏，就在这乱世之时，满清统治者为进一步巩固其政权，采取了礼遇儒臣文士，重视汉文化教育，从渊源深厚的汉文化传统和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之道。但在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中仍有一批誓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髡残

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或时追往事，或隐遁山林，或啸傲云烟，或礼佛求禅，或情寄书画。因此，在汉族文人中，又形成了众多的遗民画家，髡残亦列其中。社会上敬重遗民，视遗民画为最高品格，名为“逸品”。在遗民画家中，他们多数人早在明亡前就从事艺术活动，由于明清易代，反抗无能，故冷眼视世，出离尘世，身入佛门，论画谈禅，多写抒发“忧愤念乱”之作，髡残即属于此。

到康熙初年，公元1662年以后，随着明末诸王抵抗势力的相继失败，三藩的平削，社会由战乱趋向安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缓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巩固统治，清王朝承绪明制，加速汉化，对汉族旧官僚文人，分化宠络。同时，清王朝又加强对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可谓步入盛世矣。

在这大动乱后的大治大潮中，文人画成为清代绘画发展中的主流。文人画家又以山水画为主流，山水画坛流派纷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髡残、石涛、弘仁、八大山人以及担当、雪庄、半山等人皆遁迹空门，而戴本孝、梅清、程邃等亦对佛道十分向往，故在中国绘画史上，他们丰富并创造了以禅入画的文人画。其时，“二石”、“二溪”、“四大画僧”之称，“四王、吴恽”之称，以及就其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师承地域等关系，还出现了新安、松江、华亭、姑熟、娄东、虞山、江西等各派以及“金陵八家”等，形成了一个万壑争流、光怪陆离的中国画史上的繁盛时代。

在这一时期里，“四王”是承董其昌余绪，刻意摹古，精求笔墨。而“四大画僧”是受元人影响，师法造化，抒写性灵，他们在艺术上绝不苟全取形，附势从俗。他们的艺术理想和论述，如古木葱茏，长青不败，其影响在中国画坛上，被推为革新巨擘。

髡残也从临古入手，吸取众长，而不被传统所奴役，故他提

倡“多览书史，登山穷源，方能造意……”又说：“余归天都，写溪河之胜，林木茂蔚，总非前辈所作之境耶，”以及“拙画虽不及古人，亦不必古人可也。”这都是髡残重视个人主观感受的表达，他主张寓意于物，以变化的传统技法，创造一个可供精神自由驰骋的大千世界。

程正揆在《青溪遗稿》中说他“如龙行空虎踞岩，草木风雷，光怪百出”，是的，髡残的艺术创造，已获得了巨大成就，但他毕竟是在野遗民，个性耿直，又寡交游，故于史籍中很少记述。翻阅之余，不禁慨然。于是仅就现存资料，以及函请著名美术史论家薛永年、胡艺、杨新等老友的帮助，匆草成书，错漏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第二章 髡残的生平及其思想

关于髡残的生平，历来记载很少，首先对于生卒年的研究，也说法不一。现据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六，有《寿石溪大师六十僧腊，大师与佛同日降》一诗云：

唯我独尊耳，佛生共一天。

乘风欲离去，与雨共参禅。

又在卷二十的《与张瑶星书》第五书云：“六十患难中，遂自讳其六十，然六十矣，安能讳？既不能自讳，亦遂欲知已小小点缀之，亦不意遂得如许珠玉也。登之屏障，荣宠无尽，然而忸怩甚矣。石公后我一日。弟患难中偿有句云：‘却叹释迦犹未降，应知此际不慈悲。’先生咏之，应有余叹矣。”

可见髡残和周亮工是同年生的，周氏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七日，髡残则为四月八日（释迦牟尼亦生于这一天）。再据《董若雨诗文集》中有寿髡残六十诗序，序中述：

前十年共幽栖石兄和尚小楼集话，有结伴游湘之期，今年辛亥（1671）兄一周甲子，述远怀以为寿。

由此上推，髡残生年应是1612年。还有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中述：

“丁戊之间，予侨寓白下，从胡处士星卿时过长干修藏社。每予两人至，相与剧谈，出茗果留坐竟日以为常，师与予同年生。”

按钱氏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与髡残同年。这三人之记述，同于一年生，则髡残之生年可靠无疑矣。其卒年定在清康熙癸丑（1673）。现根据杨新《石溪卒年再考》一文中述，今故宫藏有一件髡残的《卧游图》卷，图上除自题外，尚有程正揆、宋曹、孙一致、陈舒、宋恭贻、曾必光等人的题诗和记跋，从青溪与孙一致的记跋中，互为参证出石溪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八月初一日以前，尚在人间，此外，从施闰章《愚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载《徐田东见遗石溪偃松图盖摹东坡墨本》一诗云：

于乎：石公生前好画与余善，惜我未致鹅溪绢，爱君古人一片心，但愿守此数相见。

又卷二十八载《与方邵村》书中云：“石溪和尚旧为方外交，而未索其画，今甚悔之，州来先生为贻偃松半幅，无论其画，即其意已千古矣。”

又卷三施念曾《愚山先生年谱》载：“康熙十二年癸丑，冬游金陵，有腊八绕塔，……徐田东见贻石溪偃松图……诸诗。”

以上资料，均证实了石溪卒于“癸丑冬”（1673）年之前，在农历八月间，享年六十二岁。

清康熙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在这十年里，从未见到髡残画迹。直到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和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却又有三件画迹，著录于《梦园书画录》和《三秋阁书画录》。还有在传世作品中，亦发现《青溪白云图》署款甲寅春三月，另《山水图》轴，署款甲寅伏日，以及又《山水图》轴，款署乙丑九月过燕子矶作。这三件作品，从笔墨技巧、书款油嫩，且非出自一人之作伪，可见石溪逝世后，随其声名远播，作品高贵，其伪品随之而行，不足怪也。

综上所述，髡残可定为（1612—1673），他俗姓刘，湖广武陵

(今湖南常德市)人。名髡残，字介丘，号石溪，又号白秃、菟壤、石秃、石道人、残道人、残道者、忍辱僧、忍辱仙人，电住道人、庵住道人、庵住行人，天壤残道人等。幼而失恃，有夙根奇慧，聪明好学，不读非道之书，酷爱书画，又喜读佛书。不近女色，父母强婚弗从，乃弃举子业。据《武陵县志》载：“石溪和尚，名髡残，一字介丘，少自剪发。”

周亮工《读画录》述：“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为置毡巾御寒，公取戴于首，览镜数四，忽举剪碎之，并剪其发，出门径去，投龙山三家庵中。”

邓显鹤在《石溪轶事》中说：“师一夕大哭不已，引刀自薙其头，血流被面。”

此外，钱澄之在《髡残石溪小传》中，叙述较翔实。钱云：“师武陵刘氏子，母梦僧入室而生师。稍长，自知前生是僧，出就外傅，窃喜读佛书。里有龙半庵，儒而禅者，特奇爱师。一日闻怡山愿文，正心出家，童真学道，即痛哭请诸父母求出家，不许。有来仪婚者，师大骂绝之。崇祯戊寅师年廿七岁，自念居家难以脱离，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长跪父床前谢不孝罪，父知其志坚，且业已剃，遂听从之。”

此传是钱澄之依据髡残的第子山足斧为其师所作的行状而成的。再加上钱与髡残之交往甚密。从这一记载说明髡残于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公元1638年）出家为僧是可靠的。

髡残之皈依佛门，亦受同里龙人俨的影响。龙人俨，字孝若，号石蒲，一号半庵，官至沔阳知县，读书礼儒又爱佛学。髡残之毅然削发为僧，他欣喜非常，认为他此举是“大丈夫事，不可小就”（见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龙人俨曾自建佛寺一座于府东十五里的德山，这就是髡残最初出家之地。后龙人俨为使髡残开

拓眼界，命他去江南云游，向各地高僧参究禅学。从此，在髡残云游南京时，曾遇一老僧，系云栖大师薙度，两人一见投契。髡残因此也请挂云栖大师遗像，亦拈香礼拜云栖为师，那老僧替髡残取法名知杲（见《石溪轶事》）。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清兵南下，髡残复返武陵，曾避兵桃源（常德西有桃花源）。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述：“甲申间避兵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辟，树木古怪，与夫异兽珍禽，魑声鬼影，不可名状，寝处流离，或在溪涧枕石漱水，或在峦岫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豕栏，或避雨虎穴，受诸苦恼凡三月。”

三个月的逃亡生活，使他吃尽苦头。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还说：“性直若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

但他对明末遗老和学者、书画家还是有往来的，时与顾炎武、钱谦益、熊开元、周亮工、龚贤、张怡、钱澄之等人均有深厚友谊。出家后，又得到高僧觉浪、继起、槩庵等人器重。这时，从顾炎武《同楚二沙门小坐棚洪桥下》一诗中，可见髡残在南明唐王和桂王成立小朝廷与清兵对抗时，他曾参加过抗清斗争，他有强烈的反清思想。

清顺治十一年（1654），髡残又来到南京，最初住在城南大报恩寺内的修藏社，时与庐山僧道忞雪藏等校刊《大藏经》。当修藏主持人松影每有外出，便由髡残代理主持。按《大藏经》最早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派遣张从信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市），据《开元录》载，花费了十二年时间，刻成了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大藏经》，史称蜀版《大藏经》。后有高丽版、海印寺版、觉院版、开元寺版、普宁寺版等，还有契丹版、西夏文版《大藏经》，北京敕版《大藏经》（史称《北藏》）、南京大报恩寺版

《大藏经》(史称《南藏》)。《南藏》之出版即由髡残与庐山僧道韶雪藏等人担任校刊的。因此,髡残在宗教界和文化界中名望日高,甚得觉浪道盛禅师和弘储禅师之关注。觉浪禅师是极负盛名的高僧,据《国朝觉浪禅师传》载云:“隆(隆庆)万(万历)之间,狮弦绝响,寿昌经祖崛起,东苑博山,左龙右凤,迭奏新丰,辉煌宇宙,洞上中兴于斯。”

曹宗洞上法系在明代日益衰微,明末经博山、寿昌崛起,后传至觉浪禅师,坐道场说法四十年,云兴泉涌,皈依者半天下,曹洞宗又趋繁荣。其实,觉浪与弘储均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所收门徒不少是不肯为清廷做事的。觉浪还曾因《原道七论》中的“明太祖”三字,被囚禁一年。弘储亦因在吴越一带为掩护抗清志士,事泄被捕过。顺治十五年(1658)髡残终于拜在觉浪禅师门下,改法名为大杲,成为曹洞宗上青系的传人。他有时住城东北栖霞寺,有时住城附近的天隆古院。后奉浪杖人之命,去牛首山祖堂主持幽栖寺。

牛首山祖堂幽栖寺,位于南京南郊,据高鹤年《名山游访记》载:“……出南城,道路宽畅,春光明媚,遥望牛首山祖堂,相对咫尺,峥嵘并峙。三十里,牛首山林清幽,至普觉寺,礼辟支佛塔。历舍身岩,观音洞、文殊洞、三茅殿等胜迹……约三里许茂林修竹,即祖堂幽栖寺。”

从此,髡残就住在牛首山和祖堂山,由南京南望牛首的两峰耸立,故又称天阙山,髡残题记里的“天阙山房”即指此。牛首山之南是祖堂山,原名幽栖山,山上有幽栖寺,所谓祖堂山是指在唐代禅宗四祖道信的门徒,释法融禅师在这里修行,他这一派又叫牛头禅,称他为牛头初祖,故后来又改称祖堂山。

现存南京栖霞寺后院,由受戒弟子刘承谟撰的觉浪禅师墓碑

文有诸山嗣法弟子二十七人，内刻祖堂大杲的名字，这就是髡残。

程正揆在《青溪遗稿》中述：“……削发为僧，参学诸方，皆器重之，报恩（寺）觉浪、灵岩（寺）继起两长老，尤契合有年，升堂入室，每多机缘，多不令行世。或付拂子源流俱不受。盖自证自悟，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者也。”

明清以来，佛门各派禅僧竞撰世谱、灯录、将寂后宗师，辑录其机缘法语，付版传世。其中掺入了惟我独尊、门户之见的观点。造成了复杂的宗教界内部派系斗争的背景。因此，髡残对觉浪禅师的遗命，要他接受法嗣，他坚决不肯，后将法嗣交青原继承。他不卷入这名权之争中去，这是他淡于名利，高傲耿直的本色。

据《石溪小传》里所提到的灵岩（寺）继起，就是弘储的号。他佛学深邃，有许多明季遗老，都拜他为师，他曾写信给髡残云：“近日禅林气象，飒然如秋冬，生意不复作。皆由衲子无心胸，节烈随风而靡，一味喜人叹誉，略加针砭，便掉头不顾。如石公之宠辱不惊，始终倔强，闻见固不易得也。久悬之榻，不知何日四棱蹋地，一苇可航，正是时耳。隐禅南来，幸不吝指教，不致虚费草鞋钱也。”

由信上可见，髡残的个性倔强，宠辱不惊，不喜世俗的叹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顺治十六年（1659）髡残又辞去幽栖寺主持之职，到吴越、黄山等地云游，寻师访友，并领略大自然美妙的境界。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又离开黄山回到南京。由于大自然陶冶和丰富了他胸中的丘壑，笔墨日益精进，绘画作品亦日见增多。其章法、笔墨，为此一变。

髡残从黄山回来后，就长住南京长干，在祖堂幽栖寺附近，筑